

我的六次入党申请



真情世界

陪母亲赏春

□高新华

□汪志

作为一名有着近30年党龄的共产党员,每当我看到鲜艳的党旗、佩戴的党徽时,便想起了自己曾经的六份入党申请书……

那是20世纪80年代,我从学校被分到一家县办小企业工作。记得工作第三个年头的一天,上级工业局局长到厂里检查工作,开座谈会时,由于正副厂长都出差不在家,作为车间主任的我代表企业进行工作汇报。汇报完毕,局长问这汇报材料谁写的?我说是自己写的。临走时局长表扬说,企业工作干得好,汇报材料写得更好,并拍着我的肩膀说道:“小伙子,这么年轻就当车间主任了,有潜力,争取早日向党组织靠拢。”第三天一上班,正副厂长就出差回来了,我忙向他们进行了汇报。完毕,

局长说:“局长说得对,未来是你们年轻人的,我们都50多岁了,企业以后靠你们发展。今天正好是‘七一’,赶快写份入党申请书交到局党支部去吧。”

那天,当我将人生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交到局党支部时,局长认真地看了后说道,作为局党支部书记,我们热烈欢迎你加入党组织,但这需要一个过程,也许一年,也许10年,待条件成熟后,党组织一定会批准你入党的,这期间,党组织要随时考察你的一切表现。随即,局长话锋一转:“你为什么要求入党?”我当即回答道:“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,战争年代,共产党员的品质‘抛头颅,洒热血’,冲锋在前,不怕牺牲。和平年代,共产党员的品质‘吃苦在前,享受在后’,不计个人得失。”局长满意地点点头。

按照我当时的思维,这份入党申请书递交党组织一年后,第二年的“七一”,

局党支部一定会接受我为预备党员的。可第二年的“七一”,一点儿消息也没有,难道我哪个地方做得不对?50多岁的老厂长是名老党员,他告诉我,党支部还在考验你呢,并鼓励我再写入党申请书。当我将第二份入党申请书交到局长手里时,局长笑着说道:“听说你当了销售科负责人后,原来产品积压的情况化解了,继续努力。”局长说得不错,由于市场竞争激烈,企业产品大量积压,流动资金紧张,工资发不出。于是企业将我调到销售科。为打开产品销路,我带着销售人员几乎一年300天都在外,那时孩子小,家里家外全靠妻子一个人。

听了局长的夸奖,我想明年的“七一”,这预备党员一定“有戏”了。可接下来的三年里,每年的“七一”,我都没有被党组织批准为预备党员,尽管如此,我仍接着向局党支部递交入党申请书。这期间,我也在认真反思。我忽然想起来了,有两次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回了趟老家,并将绕道的车费报销了,有一次出差时请同学吃饭,私下将饭费当业务费报销了。

有道是“人在做,天在看”。老厂长签报销发票时一定会心知肚明,只是碍于情面。此刻,我已经意识到这种行为是违反规定的,真正的共产党员是不会这样占“公家”便宜的。知道自己的错误行为后,我立即向老厂长说明了情况,并将多报销的车费、补助和业务费如数退还了。当第六次递交入党申请书时,我如实向党支部进行了汇报,想不到,来年的“七一”,我人生心动的时刻到了,局党支部一致通过我为预备党员,当我和县上其他几十名预备党员站在鲜艳的党旗前入党宣誓时,心潮澎湃,热血沸腾……

摘,她必轻轻扯下枝条,低头深嗅:“好香,真香。”赞叹不已。

我抬眼一望,一排排紫玉兰含苞吐蕊,一株株桃树嫩蕊初放,一棵棵茶花树花团锦簇,一树树樱花漫天飞舞……和母亲慢慢地走在院子里,慢慢地享受这春日难得的好时光,我又看到一树那抹朝阳,如见夏日那那眼清泉、如见秋日里稻田金黄、如见春日那满树繁花。

这次回来,院子里好多花儿都开了。“妈,我想陪您出去走走!”我用讨好的眼光,望着满脸皱纹的母亲。

“有什么好走的呢?”她叹道。自从春节前夕的一场大雪,让母亲滑倒摔伤,卧床了好几个月,母亲出门便有些畏惧。她常说,一把老骨头了,真经不起摔了,再也不是先前什么事都不怕、做事风风火火的老太太了。就是在家也行走,她的步伐也小了。就是“没事,有我陪着呢,先在院子里走走。”我也想去,享受一下行走在春天里的感觉,每次回家都是汽车代步,难得步行。何况,和母亲走一走,也是很久以前的事了。

提到院子,母亲满脸笑意。院子里,有她亲手种的蔬菜,有她亲手养的鸡鸭,还有几株她亲手种的花花草草。草长莺飞,春意盎然,正是踏春赏花的好时节。我和母亲行走在落满樱花花瓣的小道上,望着庭院里的一草一木,母亲的眼里满是欣喜,摸摸这个,摸摸那个,看见一束花,若伸手可

个不答应!”村里李奶奶颤巍巍地堵在了门口,还用藤条拐杖咚地墩了一下铁门。

黑旦吃了一惊,退到了一边。

小时候,黑旦爹去世早,娘也改了嫁,是李奶奶把黑旦领回家,给饭吃,给衣穿,黑旦结婚时,还是李奶奶和全村人一起张罗的。这几年,金枝嫁过来后,日子过好了,金枝从来没忘李奶奶,包饺子也要让李梅去送一碗。

“黑旦叔,金枝婶病了,送医院了!”柴狗嫂家的东东跑了过来。

黑旦匆匆地赶到县里,气喘吁吁地到了县医院住院部坐电梯上了8楼,病房外走廊里站满了探望金枝的人。原来,金枝得了急性肠胃炎。

电梯门一开,彭镇长和驻村第一书记匆匆地进了走廊。黑旦想踹,被彭镇长叫住了:“黑旦,金枝成立本县金枝话里有话,想说什么,张张嘴,又咽了回去。

金枝嫁到白草坪时,黑旦家里穷得叮当响,村子资源少,土地贫瘠,在驻村第一书记的支持下,金枝看准了露地种植、见效快、储存时间长,具有较好产品销售市场的木耳种植,把自家的土地全部种上了木耳,但种出的木耳朵面萎黄、瘦小、产量很低,金枝就跑到县里农业技术推广所请来了技术人员,又跑到省里找农业大学教授请教,最终学到了种植木耳的技术,产的木耳不但朵大、乌黑光泽,而且产量高。

白草坪是低收入贫困户村,在金枝的带动下,全村发展起了木耳产业,金枝手把手教,还当技术指导,木耳获得了大丰收,驻村第一书记和金枝还开通了网上直播带货,把木耳销到了大型超市,村里

脱了贫,成了远近闻名的木耳专业村。

说话间,晌午了,小梅背着书包进门就嚷嚷:“妈,我饿!”

金枝进了厨房,一会儿工夫,饭端了出来,放在院子的小木桌上。

黑旦一边吃饭,一边用眼睛瞅着院子。

此刻,花猫在院子里正高兴地踱着方步,喵地叫了一声。

黑旦一大口馍没有咽下,腮帮子鼓得老高,弯下腰,脱下蓝色花边塑料凉鞋,举起,放眼前瞄了花猫,要扔出去。

“黑旦,你……”

金枝啪地把碗掷在桌子上,抱起小梅气鼓鼓地把铁门咣地关上,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金枝没有回娘家,而是搬到了木耳种植基地草棚里了。

一连三天,黑旦自己在家。

第四天,黑旦推开院门要去镇上。

“黑旦,咋,日子过好了,不知道自个是谁了?家是谁帮你过富的?金枝是我们的闺女,谁要想欺负她,我老太婆第一

随笔

牛事

□王剑

在我的印象中,牛是非常可爱的。短短的绒毛,泛着油光;长长的犄角,弯成半月形;一条长尾巴,悠闲地甩来甩去;铜铃般的眼眸幽深澄澈,盛满无限的善意。

在我的豫西老家,到处都是崎岖的山路和层层梯田,牛自然成了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劳动力,耕地拉车都离不开它。我们家最初养的一头黄牛,它性子温驯,力大无比,父亲视若珍宝,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它呵护有加。父亲在大门外的树荫下摆了一个石槽,搭起了通风良好的牛棚。夏天的时候,父亲就睡在牛棚旁边的石床上,晚上要起来几回,看看牛有没有草料,歇息得怎么样。冬天天冷,父亲专门腾出一孔窑洞,作为牛屋。父亲在牛屋里盘起一个炕,就睡在牛屋的角落里。父亲惜牛如命,没有亏待牛,牛也全力作出回报。那些年,我们家丰衣足食,全仗了这头黄牛的默默付出。然而,好景不长。有一年冬天,这头正值壮年的黄牛,却突然得了急病。它不吃不喝,毛发也失去了光泽。可能知道大限将至,它一次次挣扎着要站起来,却又一次次重重地摔倒,最后耗尽力气,死了。牛没了,往后拉车耕地,都成了难题,父亲伤心地哭了好几回。

来年春天,父亲从亲戚家买回一头牛犊。它的到来,给我们家带来了久违的喜悦。不过,牛犊嘴刁,需要贴膜。于是父亲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,就是放牛。山坡上,各种各样的青草长得很茂盛,是放牛的好去处。阳光下,牛犊贪婪地啃食着青草,我则坐在不远处看书。牛犊吃饱了,就抬起头来“哞哞”地叫,像是提醒我该回家了。“牧童骑黄牛,歌声振林樾”,诗里面虽然这么写,而我却一次也舍不得骑。

牛犊一天天长,在父亲的调教下,它学会了耕田拉车。每次运送重物,父亲都要在肩膀上搭一根犄角,好替牛分担一些重量。犁田耙地时,父亲手中的鞭子迟迟不忍落下,只是用高亢的声音教会小牛懂得规矩。

我一直以为,牛是一种值得敬重的动物。为了适应人间的劳苦,它不再暴戾和凶猛,而是把头低下去,把肩拱起来,毅然把身体交给土地,交给淳朴的农夫。它始终以怜悯之心看待世间,于是它的目光里多了通达,少了倔强;多了温驯,少了任性;多了体谅和宽容,少了奸猾与计较。

随着农村机械化的普及,耕牛以及为牛为伴的农具都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耕牛虽然消失了,但是牛的精神依然存在。

著名画家李可染一生钟爱画牛,他将自己的画室命名为“师牛堂”。他如此解释自己对牛的钟爱:“牛也,力大无穷,俯首孺子而不逞强。终生劳瘁,事人而安不居功。纯良温驯,时亦强犟,稳步向前,足不踏空,形容无华,气宇轩昂,吾崇其性,爱其形,故屡屡不厌写之。”

1961年,丰子恺先生画了一幅画,是一头两角戴花的耕牛,还有四句题诗:“红花两朵插牛头,辛丑新春应属牛。祝你今春耕种好,风调雨顺庆丰收。”

今年恰好又值牛年,春光正好,愿我们仔细筹划人生,俯身陇亩,都耕种好自己的田。

个人档案

王剑,男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,河南省散文学会理事。作品散见于《人民文学》《诗刊》《星星诗刊》等报刊。著有诗集《藏在思绪里的泥巴》、文学评论集《冷火焰》。

岁月印记

□王太广

每当我夜晚散步时,总能听到一位妇女用小喇叭放出的录音“烙馍豆腐串、白糖粽子——”一下子就唤起了我对儿时农村走村串巷叫卖的吆喝声。

俗话说:“卖啥吆喝啥。”小时候的村庄里,经常看到挑担的货郎,他们进村后先是摇动拨浪鼓,接着是或长或短的叫卖声:“大针洋线桃木梳——”这是针对村妇的;“糖豆帽卡玻璃球——”这才是吸引孩子的。货郎的挑子是一座移动的百货商店,东西又多又有趣,装在玻璃瓶里的糖球五颜六色,仿佛聚集了整个世界的甜,而我却难得有钱买上两粒。

还有接连不断的吆喝声“打——豆腐”“补锅钉盆喽——”“磨剪子来,戥菜刀——”“卖馓子——”……

每年开春,村庄里就响起“除小鸡咬除小鸡”的吆喝声。那人挑着大而扁的箩筐,里面是“叽叽”叫的小鸡娃。它们圆圆的身子,尖喙,小腿,嫩嫩的。有黄色的、白色的、黑色的、花色的。卖鸡人进庄后找个空地放下挑子,撒一把浸泡过的小米,小鸡娃立刻活跃起来,叫得更欢,拥挤着抢食吃。买鸡娃的妇女们,立马围拢上来,边看边议论颜色的好坏、鸡娃的肥瘦,商量着买不买,买多少,然后讨论还价。一番成交后,卖鸡的便把小鸡娃如数交给买方,在小本子上记账后又去招揽下一个买家。所谓除小鸡,就是用先欠后还的方式买刚孵好的鸡娃,卖家是游贩,挑着担子走村串户。你除

乡村吆喝声

多少鸡娃,他记在小本子上,到了秋天他再来,没钱者可用鸡蛋顶账。当时,我问大人:“要是除他鸡娃的人搬家了,或那个小本子丢了咋办呢?那人岂不成了冤大头?”大人回答得干脆:“不用担心,这是人老几辈的规矩,春天除,等到秋天鸡长大了,分辨出公母时再付钱!”

吆喝声像细细的线,在记忆里悠荡,勾挂的是一些人的音容,寻常而又难忘的旧事。我记得那个叫王连敬的补锅匠一个操着北方口音的汉子,头上有不少白发,个子不高但很健壮,门牙少了两颗,说话总不关风。他面前摆放着有洞眼和裂口的锅、盆。每到钻眼时,会涌出细细的粉末,发出“吱吱”的响声,有的洞需双面补上铁皮,有的用锡涂平就好了。每当补好后,他便说一句“补好了”,然后敲一敲锅盆,交给对方。补好后锅或盆发出的声音是“噼噼啦啦”的,那是一种由铁片、铆钉、伤痕组成的不再浑圆的混响。

当时,水屯大队九队的郭进禄经常骑着一辆自行车,一进村就开始打车铃,车把上插着一根带有红缨子的铁丝,车架旁系着小板凳和一个工具包,这是乡间宰猪匠的标志。他宰一头猪不到两分钟,而且刀口小、流血少。有人问他手艺为啥这么高?他毫不掩饰地说,宰猪这手艺也得靠功夫。既要眼力好,又要刀功好。老郭宰猪的手艺在驻马店以东的农村名气很大。

还有一位姓韩的杀狗人,面孔油亮,身材粗壮。如果他只带了一根棍子,就会吆喝:“打狗——”;如果他挎一个篮子来就会吆喝:“狗肉——”。他是个粗心大意又不识字的人,有人除狗肉的时候,只在自己的小本子上记下除斤两,却不写姓名,到了他收账时难以查找。他气得蹦脚大骂一通,最后说一句“要再除账我是狗!”还好,那时的农村人实在,大都给他狗肉钱。但他似乎老是记不住自己发的誓,狗一直杀着,账也一直照样除下去。

吆喝声是让人愉快的,在商业不太发达的年代,它带来的是浅浅的喧哗,但不含疯狂的成分,像似质朴的平民化音乐。“青菜啦青菜,绿油油的青菜”“谁买杏,谁买杏先尝后买,不甜不要钱”。这种叫卖声时常萦绕我的耳边。还有一位卖布的:“经拉经拽经路经端,冬暖夏凉不结实不要钱!”字字用力确实契合了农家纺织土布的特征和品格。

走村串户的吆喝声是一门艺术,是一种纯粹的民间创作,有着质朴、优雅的乡土气息。在经济发展、市场繁荣的今天,真正的吆喝声在逐渐淡出。但吆喝声所给予我的那份亲情,却浓在心头,化不开了!

个人档案

王太广,男,河南汝南人。黄淮学院特聘专家,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。主要著作有散文集《回望乡村》等。

节气走笔

□蒙阳

“谷雨如丝复似尘,煮瓶浮蜡正尝新。牡丹破萼樱桃熟,未许飞花减却春。”谷雨到了,这个亲近于乡村的节气,又会暖化父亲的心怀,欢畅于崭新的田野、崭新的播种和崭新的生活了。

一年里有那么多的阴历节气,父亲唯独对“谷雨”钟爱有加,这种对一个节气的贪恋,或许应该追溯到许多年前。

记不清是哪一年了,也许是在我懵懂记事的时候,有一年,秋旱、冬旱加上开春的持续无雨,池塘干涸,土地板结。俗话说,“年好过,春难熬”,收获的仅有的一点儿粮食,许多人家刚过年就断炊了,人们期盼一场春雨的心情是那么的如饥似渴。然而,“春分”过了,不见有雨,“清明”到了,依然干旱。人们都说,这样的年景,不可能春种了。眼瞅着旱情持续加剧,而许多人家又断根挨饿,生产队无奈,便将留用的种子分到了各家各户。

分粮了,我们全家都高兴不已,可父亲回家就把那点少得可怜的粮食挂上房梁,说,种子不能吃,还有一个节气没到呢。父亲说着,便下地找寻野菜去了。

那些天里,我们家顿顿野菜汤,吃得小脸干黄。看我们饿得不行,母亲说,他爹啊,你看这天旱的,要不咱也做顿粮食吃吧。

父亲望望院子里那棵杨树上的布谷鸟,说,你听,布谷鸟叫了,再有两天就是谷雨节气了。母亲听着,不再说话。

或许老天垂怜,谷雨这天,一场春雨真的不疾不徐地飘起来。那天,父亲醉了般,傻呵呵地一头钻进雨雾里,仰脸笑着。笑够了,扛起犁子就走向自家

的田地。

雨水饱满了焦渴的田野,浸润了人们的心田。在谷雨崭新的气象里,父亲放下挂在房梁上的种子,一边挑拣,一边自语,谷雨下雨,我们家有了,庄稼人有希望了。

在谷雨浇灌的最好墒情里,父亲带着种子走向田地,虔诚地种下了希望。在我们家开始插秧点种的时候,许多人家因为没有了种子,地却依然闲置。俗话说,“谷雨下雨,四十五日无干土”,随后的几场细雨,让我们家的地墒里,种子破土,青苗发芽。父亲醉心于土地,精心侍弄,那年的庄稼有了喜人的收成。

从那以后,每年谷雨时节,父亲就特别兴奋,乐呵呵地劳作在田间,撒谷插秧,种瓜点豆,像过年一样地舒心。父亲总说,一年里,只有谷雨这个节气才最给庄稼人鼓气,给庄稼人希望。

所以,多少年里,父亲对谷雨的贪恋,对土地的亲近,是那么痴迷眷念,醉心不已。尽管父亲现在已在年过半百,每年到了谷雨时节,依然种瓜点豆于房前屋后,成了一种下意识的行动。

父亲的

「谷雨」



个人档案

贺敬涛,中国散文学会会员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、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,出版有作品集《美丽如花》。